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三十四回 觀麗人女主定吉期 訪良友老翁得凶信

話說林之洋兩隻「金蓮」，被眾宮人今日也纏，明日也纏，並用藥水熏洗，未及半月，已將腳面彎曲折作兩段，□指俱已腐爛，日日鮮血淋漓。一日，正在疼痛，那些宮娥又攙他行走。不覺氣惱夾攻，暗暗忖道：「俺林之洋捺了火氣，百般忍耐，原想妹夫、九公，前來救俺；今他二人音信不通，俺與其零碎受苦，不如一死，倒也乾淨！」手扶宮人，又走了幾步，只覺疼的寸步難移。奔到牀前，坐在上面，任憑眾人解勸，□口聲聲只教保母去奏國王，情願立刻處死，若要纏足，至死不能。一面說著，摔脫花鞋，將白綾用手亂扯。眾宮娥齊來阻擋，亂亂紛紛，攪成一團。保母見光景不好，即去啟奏。登時奉命來至樓上道：「國主有令：王妃不遵約束，不肯纏足，即將其足倒掛樑上，不可違誤！」林之洋此時已將生死付之度外，即向眾宮娥道：「你們快些動手！越教俺早死，俺越感激！只求越快越好！」於是隨著眾人擺佈。誰知剛把兩足用繩纏緊，已是痛上加痛，及至將足吊起，身子懸空，只覺眼中金星亂冒，滿頭昏暈，登時疼的冷汗直流，兩腿酸麻。只得咬牙忍痛，閉口合眼，只等早早氣斷身亡，就可免了零碎吃苦。挨了片時，不但不死，並且越弔越覺明白。兩足就如刀割針刺一般，□分痛苦。咬定牙關，左忍右忍，那裡忍得住！不因不由，殺豬一般喊叫起來，只求國王饒命。保母隨即啟奏，放了下來。從此只得耐心忍痛，隨著眾人，不敢違拗。眾宮娥知他畏懼，到了纏足時，只圖早見功效，好討國王歡喜，更是不顧死活，用力狠纏。屢次要尋自盡，無奈眾人日夜提防，真是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

不知不覺，那足上腐爛的血肉都已變成膿水，業已流盡，只剩幾根枯骨，兩足甚覺瘦小；頭上烏雲，用各種頭油，業已搽的光鑿；身上每日用香湯熏洗，也都打磨乾淨；那兩道濃眉，也修的彎彎如新月一般；再加朱唇點上油脂，映著一張粉面，滿頭朱翠，卻也窈窕。國王不時命人來看。這日保母啟奏：「足已纏好。」國王親自上樓看了一遍，見他面似桃花，腰如弱柳，眼含秋水，眉似遠山。越看越喜，不覺忖道：「如此佳人，當日把他誤作男裝，若非孤家看出，豈非埋沒人才。」因從身邊取出一掛真珠手串，替他親自戴上，眾宮人攙著萬福叩謝。國王拉起，攜手並肩坐下，又將金蓮細細觀玩；頭上身上，各處聞了一遍，撫摸半晌，不知怎樣才好。

林之洋見國王過來看他，已是滿面羞慚，後來同國王並肩坐下，只見國王剛把兩足細細觀玩，又將兩手細細賞鑒；聞了頭上，又聞身上；聞了身上，又聞臉上；弄的滿面通紅，坐立不安，羞愧要死。

國王回宮，越想越喜。當時選定吉期，明日進宮。並命刑刑衙門釋放罪囚。林之洋一心只想唐、多二人前來相救，那知盼來盼去，眼看著明日就要進宮，仍是毫無影響。一時想起妻子，心如刀割，那眼淚也不知流過多少。並且兩隻「金蓮」，已被纏的骨軟筋酥，倒像酒醉一般，毫無氣力，每逢行動，總要宮娥攙扶。想起當年光景，再看看目前形狀，真似兩世人。萬種淒涼，肝腸寸斷。這日晚上，足足哭了一夜。到了次日吉期，眾宮娥都絕早起來替他開臉；梳裹、搽胭脂粉，更比往日加倍懇懇。那雙「金蓮」雖覺微長，但纏的彎彎，下面襯了高底，穿著一雙大紅鳳頭鞋，卻也不大不小；身上穿了蟒衫，頭上戴了鳳冠，渾身玉佩叮璫，滿面香氣撲人，雖非國色天香，卻是裊裊婷婷。用過早膳，各王妃俱來賀喜，來來往往，絡繹不絕，到了下午，眾宮娥忙亂亂，替他穿戴齊整，伺候進宮。不多時，有幾個宮人手執珠燈，走來跪下道：「吉時已到。請娘娘先升正殿，伺候國王散朝，以便行禮進宮。就請升輿。」林之洋聽了，倒像頭頂上打了一個霹靂，只覺耳中嚶的一聲，早把魂靈嚇的飛出去了。眾宮娥不由分說，一齊攙扶下樓，上了鳳輿，無數宮人簇擁，來到正殿，國王業已散朝，裡面燈燭輝煌。眾宮人攙扶林之洋，顛顛巍巍，如鮮花一枝，走到國王面前，只得彎著腰兒，拉著袖兒，深深萬福叩拜。各王妃也上前叩賀。正要進宮，忽聽外面鬧鬧吵吵，喊聲不絕，國王嚇的驚疑不止。原來這個喊聲卻是唐敖用的機關。

唐敖自從那日同多九公尋訪林之洋下落，訪來訪去，絕無消息。這日兩人分頭去訪。唐敖尋了半日，回船用飯，因呂氏母女啼哭，正在解勸。只見多九公滿頭是汗，跑進船上道：「今日費盡氣力，才把林兄下落打聽出來。」呂氏慌忙問道：「俺丈夫現在何處？究竟存亡若何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問來問去，恰好遇見國舅府中內使，才知林兄因國王看貨歡喜，留在宮內，封為貴妃。因他腳大，奉命把足纏好，方擇吉日成親。今腳已裹好，國王擇定明日進宮。」話未說完，呂氏早已哭的暈倒。

婉如一面哭著，把呂氏喚醒，呂氏向唐、多二人叩頭，哭哭啼啼，只求「姑爺、九公，救俺丈夫之命」。唐敖命蘭音、婉如把呂氏攙起。多九公道：「老夫剛才懇那內使求國舅替我們轉奏，情願將船上貨物盡數孝敬，贖林兄出來，雖承內使轉求，無奈國舅因吉期已定，萬難挽回，不肯轉奏。老夫無計可施，只得回來。唐兄可有甚麼妙計？」唐敖嚇的思忖多時道：「此時吉期已到，恐難挽回。為今之計，惟有且寫幾張哀憐呈詞，到各衙門遞去，設遇忠正大臣，敢向國王直言諫諍，救得舅兄出來，也未可知。除此實無別法。」呂氏道：「姑爺這個主意想的不差！他們偌大之國，官兒無數，豈無忠臣？這個呈詞遞去，必能救得丈夫出來。就請姑爺多寫幾張，早早遞去！」唐敖當時作了哀憐稿兒，托多九公酌定。二人分著寫了幾張，惟恐耽擱，連飯也不敢吃，隨即進城，但遇衙門，就把呈詞遞進。誰知裡面看過，仍舊發出道：「這不干我們衙門之事，你到別處遞去。」一連幾處，總是如此。二人餓著跑到日暮，只得回船。呂氏問知詳細，只哭的死去活來。娘兒兩個，足足哭了一夜。唐敖聽著，心如劍刺，東方漸亮，急的瞪目癡坐，無計可施。

多九公走來道：「我們與其在船悶坐，何不上去探聽？設或改了吉期，就好另想別法了。」唐敖道：「吉期就在今日，何能更改。即使改了，又有何法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倘能另改吉期，我們船上貨物銀錢，也還不少，即到鄰邦，船上盡其所有都饋送那國王，懇其代為轉求；設或他看鄰邦分上，情不可卻，放林兄出來，也未可知。」呂氏在內聽了，早又帶淚出來道：「此計甚好，就求速速上去打聽！」唐敖只得答應，同多九公進城。只聽四處紛紛傳說：今日國主收王妃進宮，釋放罪囚，各官都叩賀去了。二人聽了，更覺心冷如冰。多九公歎道：「你聽這話，還探聽甚麼！只好回去勸勸他們。如今木已成舟，也是林兄命定如此了。」唐敖道：「這兩日我在船上想起舅兄之事，至親相關，心中已如針刺；此刻回去，他們聽見一無指望，更要慟上加慟，教人聽著，何能安身。我們只好在此走走，暫且躲避躲避。」多九公只得點頭，又向前行。不知不覺，天已正午。多九公道：「此時腹中甚餓，路旁有個茶坊，我們何不進去吃些點心，充充饑也好。」說罷，進去揀副座兒坐了，倒了兩碗茶，要了兩樣點心。只見有個起課的走來。唐敖一時無聊，因在課桶內抽了一籤，遞了過去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